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文欢著

行走的画帝

文欢题
于上海

中国当代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
徐悲鸿曾惊叹「五百年来一大千」
一九四九年告别大陆远赴南美、欧洲，半生浪迹天涯
其艺术成就及传奇人生堪称波澜壮阔
令人叹为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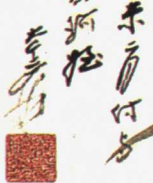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行走的 真迹

文欢 著

张氏真迹
文欢整理
上海书画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 文欢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80673-750-2

I. 行... II. 文... III. 张大千 (1899~1983) — 传记 IV. K 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0823 号



行走的画帝——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作者: 文欢
 选题策划: 张明 张国岚
 出版顾问: 杨仁恺 陆海天 赵燮
 责任编辑: 李爽 hsls999@163.com
 责任校对: 成仁
 封面题字: 杨仁恺
 美术编辑: 美慧
 图片提供: 陆海天 徐康
 本书摄影: 郎静山 胡崇贤 徐伯郊 沈苇窗
 丁经章 黄天才 王之一等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电话: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真: 0311-88643225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000 毫米 × 720 毫米 1/16
 印张: 22.5
 字数: 31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册
 书号: ISBN 7-80673-750-2/I·379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别时容易·一生江海客

001 1949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

025 人生自古伤离别

044 求助张群飞离大陆

056 解密敦煌往事

075 春愁怎画·乞食人间尚未归

075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

094 李氏兄妹·一段铭心之恋

100 中国收藏界的父子传奇

110 周恩来总理与“香港秘密收购小组”

126 来去匆匆阿根廷

153 八德园长年·一切惟心造

153 大兴土木创建八德园

171 八德园四弟子

181 八德园中的美食世界

189 “开了梅花我便来”

197 春红与山田·两段异国情缘

209 “过海三家”相聚日本



- 217 创新中国画失传画技——破墨泼彩
- 222 巴黎画展·震动欧洲画坛
- 233 会晤毕加索
- 247 建大画室，画巨幅荷花
- 261 “送一半，留一半”的难舍亲情
- 274 莱茵河上的66岁生日
- 284 告别八德园
- 293 从“可以居”到“环草庵”
- 298 八德园中几幅名作的故事
- 311 未了愁缘·摩耶室主人
- 311 修建“摩耶精舍”
- 319 “三张一王”转转会
- 327 精致的日常生活
- 338 绝笔《庐山图》
- 347 魂归梅丘
- 353 后 记
- 356 主要参考书目



别时容易·一生江海客

◎ 1949 年香港，为毛泽东画《荷花图》

1949 年的中国，宛如洪水退后又露出的殷实土地。伴随着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铿锵诗句，解放军于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从而结束了国民党22年的统治。与历史上每次的改朝换代一样，在充满喧嚣和激情的同时，也伴有迷失、无奈和惶恐。政治风云的剧变，颠覆性的重大社会变革，让每个人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新旧政权之间周旋，虽然此时多数国人已不再怀疑共产党人在军事上的能力，但对他们能否掌管好国家还在拭目以待。毕竟适应并融入一个新的社会，除了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

尤其是颇具“城府”的知识阶层，与翻身做主的劳苦大众们相比，他们显得内敛和谨慎了许多。审时度势、以静制动，历来是改朝换代之际知识分子们所特有的心态。特别是充当喉舌的文艺界，因其肩负着舆论导向作用，更是重中之重。为此在新旧政权交替的特殊形势下，优秀的知识界精英们成了国共两党

容 别
易 时



别时容易：是民国时期大千先生在大陆时常用的一枚闲章

海 一
客 生
江



一生江海客：大千先生的另一方闲章，用来表达他漂泊一生的情境（陈巨来篆印文，徐克铤刻）



行走的皇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自翊名
山足此生

自翊名山足此生：大千先生画山水常用的铭言印，70岁后多用（王壮为刻）

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一时间，有的不远万里海外归来，有的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只好无奈远离。知识分子的流动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当然，无论是归来还是离去，必有其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本也无可厚非。

刚打下天下的共产党人不愧是胸襟宽广。新中国还没成立，他们就先把手部分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请到北平聚会，为新中国建设献力献策。但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上，郭沫若也旗帜鲜明地宣布：出席大会的代表必须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显然，所欢迎的是那些能将政治和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家们，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才能被新中国吸收和接纳。

1949年7月，随着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正式召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曾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总方针。并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将这个“总方针”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因当时的新中国还处在襁褓阶段，力量还显稚嫩和薄弱，加上国际上孤立、国内斗争形势复杂而微妙等因素，所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还可以被当时的艺术家们所理解。历史也证明，文化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同时，过度的强调政治也必定会背离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怎样才能把握好这个度，是一件比“文化艺术”本身还艺术的事。

这个文艺方针的确立，让那些来自国统区或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们感到了不安。他们本来就对自己复杂的政治背景极为敏感，在这个与政治紧密挂钩的文艺方针下，他们的底气显现虚弱。而对于那些以前一直主张文艺应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艺术家们来说，则更在这股越来越汹涌的政治波浪中，感受到了更强大的压力和迷茫。随着新时代的突然降临，带给他们的是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创作要求，这让他们一时



难以适应，与那些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相比，他们感到手足无措，甚至有芒刺在背之感。

1949年的文艺战线，不管是来自国统区正自觉地“脱胎换骨，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著名作家萧乾语）的那些艺术家；还是来自于革命老区，在胜利的兴奋中，仍要“把握革命脉搏，继续前进”的左翼文艺代表们；无疑都试图在新政权领导下的体制中立足，为达目的，难免会以牺牲艺术的本身作为代价。

这让那些本来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的艺术家们；或是家庭出身生活背景复杂的艺术家们，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自己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的对象。于是在这种带有生命个体体温的彷徨与恐惧中，很多人开始选择逃避。

1949年，成为所有艺术家们是去是留的最终分水岭。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也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走”或“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转折，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国画大师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便由此展开，在决定离开的群体中，他算是备受关注和颇具争议的一位了。

1949年，张大千正好50岁，中国古话有“五十知天命”的说法。

50岁的张大千在中国当代的画坛上，可谓已达无人匹敌的宗师地位，以至三十几岁便被著名画家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四十几岁去敦煌的历练，更让其艺术达到一个新顶峰。在离开大陆海外生活的三十几年中，又因汲取西方的一些绘画元素，使之与中国传统的泼墨相融会，创造出中国国画的泼墨泼彩之神奇效果，而为中国画在世界画坛上的发扬光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历史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和笔直的，对于这些本身就有着太多传奇的艺术家们来说，更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分外耀眼的闪光点。

1949年的2月，香港已暖意融融。



笑白云
多事等
闲
雨
爲

笑白云多事等闲为雨：大千先生画山水用的闲章，多见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



行进的皇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長年
湖海

长年湖海：此印文表现了大千先生以湖海为家，为艺术追求长期游历天下的决心（方介堪刻）

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住在九龙地段的一幢公寓楼里。

此时的四川还被国民党军队把持，成都一片混乱景象，物价乱涨，各种“学潮”、“工潮”不断，让张大千痛感“西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画桌”。正好此时接到香港画界的邀请，遂于1948年秋天时来到香港举办画展，其间又去澳门好友蔡昌鸾家小住一阵，不觉已过去数月。

比起大陆新中国筹建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香港显得平静许多，是个暂时可潜心作画的地方。香港虽然幅员不大，但因其殖民地自由港的特殊性，使之带有明显的信息网密布之特征，因此成为大小政治派系和各种势力较量胜负未决时的暂居地和避风港。这也是张大千多年来一直把香港作为一个中转地的原因。

此次的“张大千画展”展出的多是临摹敦煌的壁画。从1943年6月离开壁画钻研近三年的敦煌后，张大千先是把敦煌摹画在兰州首展，接着又在成都、重庆、西安、上海等地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如惊雷满地，引起强烈反响。古老璀璨的敦煌艺术经张大千的挖掘和大力弘扬，不仅震动了中国的文化艺术界，也使他的名气在中国画坛上达登峰造极之位。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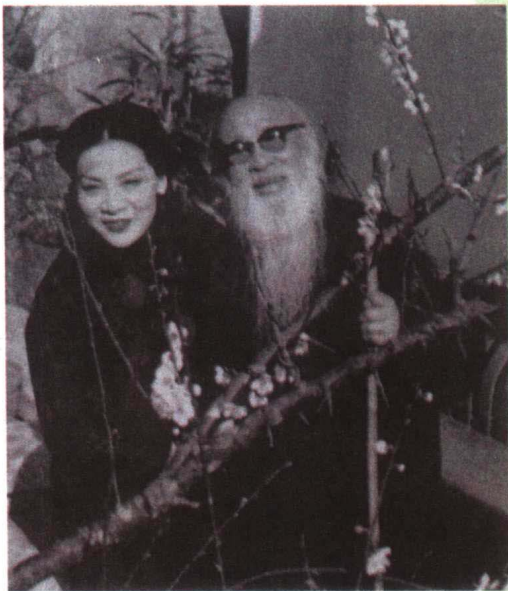
画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让



神采飞扬的张大千



第一次见识到敦煌艺术的香港人大为惊叹，也引起香港文化界的格外瞩目。每天到寓所里拜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好在张大千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不管在哪儿，身边都少不了朋友的围簇。一边作画一边摆龙门阵，“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他常挂在嘴边上的话。



张大千和徐雯波在赏梅

2月23日的这天早上，张大千照例早起，只是没像往常那样出去散步，而是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

外面开始下起了雨，雨量不大，丝丝缠缠的那种。张大千自言自语地说：“这雨要下得时间长哩。”

夫人徐雯波此时也已梳妆完毕。没办法，她的作息时间总是得合着张大千，以便随时照顾他。

虽然是很成熟的打扮，还烫了发，但从徐雯波那双灵秀的眼睛里仍透出些单纯和稚气，毕竟只有22岁的年纪。她原本是张大千大女儿心瑞的同学，因崇拜张大千的画，常去张家以找心瑞为由看他作画，并一度想拜张大千为师，却不料被他婉拒。“收了学生，我就没了四太太了。”多年后张大千终于道出真相。就这样徐雯波戏剧化地从同学的好友身份变成了心瑞的长辈。

那是1946年的事儿，徐雯波当时住在成都的姑母家，平时就很喜欢画画，当得知同学张心瑞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张大千时，不



却吹长笛过青城
城笛卻
過吹
青長

却吹长笛过青城：流露出抗战期间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四川灌县）写生、创作时愉悦的心情（方介堪刻）

《瑞士雪山》

1967年作

67cm x 92cm





秋壑鸣泉
丁巳年秋
张大千画



《秋壑鸣泉》

1948 年作

212.5cm × 97.2cm



禁喜出望外，马上便来求张心瑞带自己前去拜访。把张心瑞催得笑了，说：“看来你能做最虔诚和用功的学生了。”

当时张大千正因二太太黄凝素经常打麻将而不顾家所心烦，这一天见女儿领着一位娴雅的少女走进画室，一刹那间满胸的气恼仿佛消散了一大半。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沉稳气质，美而不艳、清秀脱俗。第一次见面便给张大千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张大千心情登时愉快起来，他不但当场作画给徐雯波看，还把自己的其他作品拿给她欣赏和讲解，让徐雯波欣喜得虽然不敢直接惊呼起来，但从那越来越明亮的眼神中让张大千觉察到了女孩子对他的敬慕之情。

从那以后，徐雯波便成了张府里的常客，她虽然话语不多，但却细心温柔，和她在一起让人觉得非常舒服，不像很多女孩子因自恃美丽而常会流露出骄娇之态。

张大千越来越被她吸引，她也越来越不自觉地充当起了称职助手的角色。

此时二太太黄凝素不但麻将越打越凶，和另一位男人的情感也愈演愈烈，让张大千烦恼不已。虽然黄凝素提出过好几次离婚的要求，但张大千考虑到她为自己生育了那么多孩子，已一同走过二十几年的岁月，便怎么也不忍心真与她分手。可



《理妆图》
1945年作
116.3cm × 49.7cm



行走的董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苦
乐
中

苦中作乐：大千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石涛笔法作黄山、华山图，或仿石涛山水时常用的闲章

她不但无心料理家庭，还给家里凭空添乱，让这种进退两难的现状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又着实让他再难以忍受下去。

一天，张大千和徐雯波正在画室里谈论书画，忽然警报拉响，日机又来空袭了。张大千连忙拉着徐雯波向屋外跑去，可张府中并没有防空洞。张大千正迟疑该去哪儿躲，徐雯波焦急地说：“去我姑母家吧，她家里有个很大的防空洞。”

于是两人快速向徐雯波的姑母家跑去，这样徐的姑母也认识了张大千。

徐的姑母知道张大千是个很有名气的大画家，很希望看到他亲笔作画，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张大千便索性在徐家设置了一张画案，不但时常过去作画，还时常帮徐家做些事情，使徐的姑母对他很有好感。

不久黄凝素便以张大千总是私入徐家为把柄，再次要求离婚，张大千深感情难再留，便只好答应了黄。同时也正式和徐雯波挑明了爱意，想要她做第四位太太。徐雯波早就深爱上了张大千，遂惊喜地应允下来。

但两人的婚事却遭到了徐雯波姑母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徐雯波满面羞红地对姑母说已怀有身孕，于是姑母只得答应了婚事。

徐雯波温柔、善解人意的性格及端秀的模样，让张大千格外喜欢，又因她喜欢画也懂些画，所以侍候张大千作画时也特别能称他的心。但徐雯波真的做了张大千的太太，方知辛苦和不容易。有时候他的创作灵感来了，深夜起身便要作画，身边的太太便只好跟着起来为他准备纸墨，并且这种情况是经常性的，几年都难得睡上几个安稳觉。所以张大千无论住在哪儿，都必须要有“卧室通着画室，大睡床挨着大画桌”。

看着张大千窗前发呆，徐雯波知道他为何心神不宁。就在几天前的傍晚，一个模样干练的小伙子来到寓所，交给张大千一封信函，张大千打开后，不禁喜悦地说了句：“有贵客要来哩！”

徐雯波好奇地问：“是谁要来啊？让你这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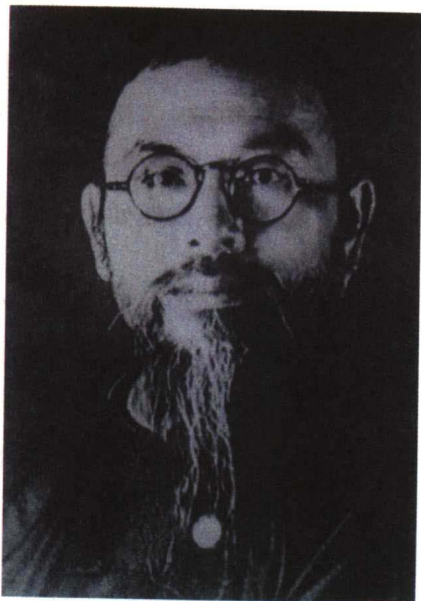
张大千有些激动地说：“是何香凝何大姐，好几年没见哩！”

张大千拿着信，一边看着上面何香凝亲笔写的娟秀中透出几分刚毅的字迹，一边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接触外来思潮最快也最具国际化的大都市，也因此云集了全国的各界精英。何香凝和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都是—个叫“寒之友社”的书画社团的成员。该社成员也都是当时书画界的名流，其中有于右任、李叔同、黄宾虹、叶圣陶、丰子恺、潘天寿、方介堪、郑曼青以及张大千等。

张大千那时在画坛已崭露头角，因二哥张善子的关系，结识了很多画坛高手，正是踌躇满志之时。

与张大千对政治从不过问的个性相反，二哥张善子是个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革命志士，早年还曾因参加辛亥革命被抓捕过。张大千的大哥早夭，所以张善子是张大千最挚爱的兄长，也是中国著名的绘虎大师。抗战期间，曾多次奔走国外举办画展筹集抗战资金。在美国期



(图左) 张善子像
(图右) 张善子擅画狮、虎。抗战期间，他曾去欧洲办画展筹集抗日经费，并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图为在美国示范中国画法



行走的畫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间，罗斯福总统非常欣赏他的爱国精神，特在白宫设宴招待。其画作《中国怒吼了》曾引起广大军民的强烈反响。这幅画还被印成宣传画，和大批宣传品一起送到前线以鼓舞士气。

在国画画家中，用作品来宣传抗日，并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张善子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之一。

大概是志趣相投，何香凝和张善子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去时，张善子曾积极帮忙营救。

何香凝是个极不平凡的女性，她不仅是著名的国画家，还有其特殊的革命者身份。她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同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遗孀。

廖仲恺和蒋介石同为孙中山手下的得力干将，但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左右两派一时水火难容，廖仲恺惨遭党内右翼分子的杀害。何香凝一直怀疑此事是蒋介石幕后指使的，但苦于没有证据。原本渊源颇深的廖蒋两家从此产生芥蒂。但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国民党中的民主力量，以促进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何香凝只能不动声色，表面上两家关系依然如故，但实际上已恩怨难解。

本存心结的何香凝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挑起内战等丑恶面目更加失望透顶，于是内战刚一打响，她便积极参与组建国民党革



张善子在抗战期间所作的宣传画《中国怒吼了》，以表达国民心声